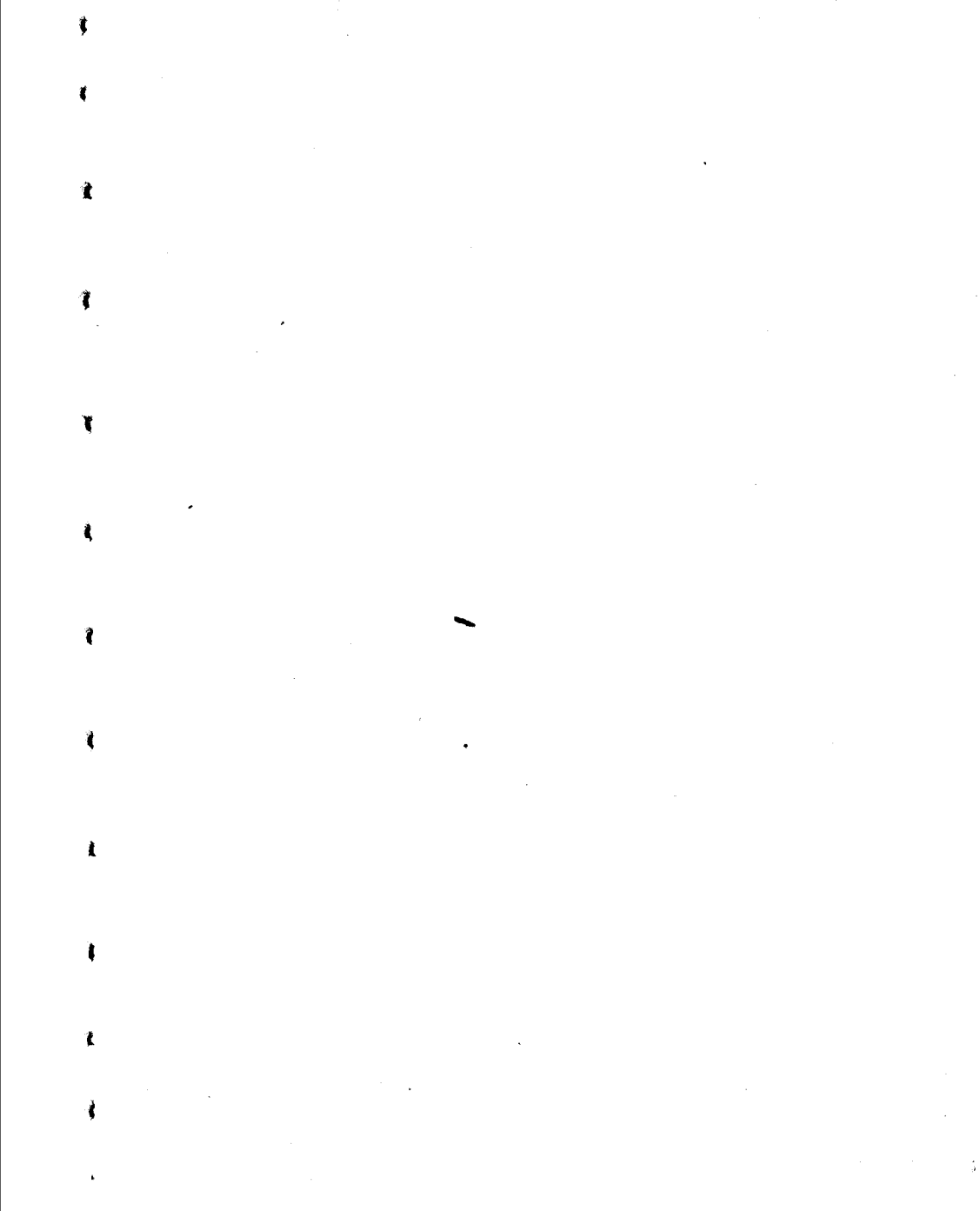


鄰
居
集



裝在套子裏的人

在密洛諾西茲果葉村的村郊，有兩個誤了時辰的獵人在村長普洛柯菲的穀倉裏過夜。一個是獸醫伊凡·伊凡尼奇，一個是高等學校的教師布爾金·伊凡·伊凡尼奇有一個相當古怪的雙姓——契木夏——喜馬拉伊斯基——這姓跟他是一點也不配稱的；在全省中大家簡簡單單的叫他一聲伊凡·伊凡尼奇。他住在城市附近的一個養馬場上，這回出來打獵，是爲了透一透新鮮空氣。至於高等學校教師布爾金，他每年是在P伯爵的家裏消夏的，他對這一帶地方早已就熟極了。

他們沒睡覺。伊凡·伊凡尼奇是一個又高又瘦的老頭子，留着挺長的唇鬚，這時候坐在門外，在月光裏吸煙斗。布爾金躺在倉裏的乾草上；在黑暗裏，誰也看不見他長的甚麼模樣。

他們正在閒聊天。除了別的話以外，他們還談到村長的老婆瑪爾娃，一個健康而且絕不

愚蠢的女人，說是她從沒走出過她的家鄉的村子，一輩子也沒見過城市或者鐵路。近十年來一直依偎着爐子，只有到了晚上纔到街上走一走。

「這沒甚麼奇怪！」布爾金說。「這世界上有不少人性情孤僻，跟隱居的龍蝦或者蝸牛那樣極力縮進殼裏去。也許這是隔世遺傳的事例，這是重又退回從前人類祖先還不是羣居的動物，卻孤另另的住在自己洞穴裏的時代的事例吧；要不然，也許這只不過是人的豐富而多樣的性格中的一種罷了——誰知道呢？我不是博物學家，解決這種問題不關我的事；我的意思只不過是要說明像瑪爾娃那樣的人絕不稀少罷了。是啊，不必往遠裏說，就拿別里科夫來說好了，他是我的同事，希臘文教師，兩個月前纔在我們城裏去世。沒問題，您一定聽說過他。他也真怪，即使在頂晴朗的天氣，他也穿上雨鞋和襪了夾裏的、溫暖的大衣，甚至帶着雨傘。平時他把雨傘用套子包好，把錶放在一個灰色的、羊角做的盒子裏；遇到他拿出鉛筆刀來削鉛筆的時候，他的鉛筆刀也是放在一個小套子裏的。他的臉也好像裝在套子裏，因為那張臉老是藏在豎起的衣領裏。他戴黑眼鏡，穿厚絨線衫，用棉花塞在耳朵眼裏；他一坐上馬車，總要叫馬車夫支起車篷來。總之，這人表現了一種經常的、難忍難熬的傾向，一心要把自己蒙在一層外殼裏，彷彿一心要把自己裝在一個套子裏一樣，好讓自己跟外界隔絕，免得受外界的影響。

現實刺激他，嚇壞他，使他的心緒不斷的激動。也許爲了替自己的膽性辯護，替自己對現實的憎惡辯護吧，他老是歌頌過去，讚美那些從沒存在過的事情；實際上他所教的死語言，對他來說，也就是雨鞋和雨傘，使他藉此逃避了現實生活。

「啊，希臘文是多麼響亮，多麼美啊！」他常說，現出甜蜜蜜的表情；他彷彿要證明他的話似的，眯起眼睛，舉起手指頭，唸道：Anthropos! ●

「別里科夫把他的思想也極力藏在一個套子裏。只有政府的法令和報紙上的通告，其中規定着禁止甚麼事情，他纔覺得一清二楚。看到有個法令禁止高等學校學生在晚上九點鐘以後到街上去，或者看到一篇文章批評性愛，他就覺着又清楚又明白：這種事是禁止的好，這就行了。他覺着在官方所批准或者大家所默許的事情裏面，老是包藏着使人起疑的成分，包藏着隱隱約約、沒充分表現出來的成分。每逢經當局批准，城裏開了一個戲劇俱樂部，或者閱覽室，或者茶館，他總要搖搖頭，低聲說：

「當然，好是很好的，可是誰也說不定會弄到甚麼下場喲。」

「凡是不合規矩的事，凡是脫離常軌，逸出常情的事，雖然依別人看來，跟他毫不相干，卻使他悶悶不樂。要是他的一個同事到教堂參加謝恩式的時候去遲了，或者要是他聽到流言，說是高等學校的學生鬧出了亂子，再不然要是一個女教師傍晚陪着軍官玩得很遲纔回來，他總是激動得很，一股勁兒的說：誰也說不定會弄到甚麼下場。在教務會議上，他那種慎重，他那種多疑，他那種特有的論調，簡直弄得我們難受極了，他說甚麼不管男子高等學校裏也好，女子高等學校裏也好，年青人的行爲都不安分，教室裏鬧鬧吵吵——唉，只求這種事別傳到當局的耳朵裏去纔好，只求不出甚麼亂子纔好；他認爲如果把二年級的彼得洛夫和四年級的葉果洛夫開除，那纔是好事。你猜怎麼着，他那種唉聲嘆氣，他那種悶悶不樂，他那臭貓●樣的小臉，他那蒼白的小臉上的黑眼鏡，總之，你知道，他降服了我們，我們只好讓步，減少彼得洛夫和葉果洛夫的品行分數，把他們禁閉起來，到後來把他倆開除了事。

「他有一種特別的習慣：常來訪問我們的宿舍。他去拜望一位教師，總是坐下來，就此一聲不響的瞪起眼睛，彷彿在仔細的察看甚麼東西似的。他照這樣一言不發的坐上一兩個鐘

● 一種小小的食肉的四足動物，形狀似貓，身上有腺，分泌惡臭的液體，屬伶鼬類。——中譯者。

頭，然後就走了。他管這個叫做「跟同事們保持良好的關係。」事情是明明白白的：這類的拜訪，這樣的呆坐，在他是很難受的；他所以來看我們，只不過因為他認為這是他對同事們應盡的責任罷了。我們教師們都怕他。就連校長也怕他。信不由您，我們這些教師都是有思想的正派人，受過屠格涅夫和謝德林的陶冶；可是這個老穿着雨鞋、拿着雨傘的小人物，卻把整個高等學校轄制了足足十五年！光是高等學校嗎？全城都受他轄制！我們這兒的太太們在禮拜天不組織私人演戲，因為怕他聽見；教士們到了齋期不敢當他的面喫肉，也不敢打牌。在別里科夫這類的影響下，全城的人戰戰兢兢的生活了十年到十五年。他們不敢大聲說話，不敢寫信，不敢交朋友，不敢看書，不敢賙濟窮人，不敢教人認字和寫字……」

伊凡·伊凡尼奇嗽了嗽喉嚨，那意思是就要開口說話了，可是他先點燃煙斗，瞧了瞧月亮，然後纔一板一眼的講起來：

「是啊，有思想的正派人讀過屠格涅夫、謝德林、巴爾爾●等等，可是他們卻低聲下氣，忍受這種事——事情就是這樣的。」

「別里科夫跟我住在一所房子裏。」布爾金接着說，「住在一層樓上，他的房門對着我的房門；我們常常見面，我知道他在家裏怎樣生活。也還是那一套：睡衣啦、睡帽啦、百葉窗啦、門扣啦，各式各樣的禁條和忌諱，還有：「唉，誰也說不清這會弄到甚麼下場喇！」大齋的飲食不合他的胃口，可是他又不能喫肉，因為怕人家說別里科夫不持齋；他就喫用牛油炸的鱸魚——這東西固然不是大齋的喫食，可也不能叫做肉。他不用女用人，因為怕人家說他壞話，於是雇了個六十歲的老頭子，名叫阿發納西，傻頭傻腦，愛喝酒，從前做過勤務兵，總算馬馬虎虎的也會燒一點菜。這個阿發納西經常站在門口，兩個胳膊交叉在胸前；他常常長嘆一聲，老是嘟囔那麼一句話：

「「眼人啊，像他們那樣的人可真是多得不行喇！」

「別里科夫的臥室挺小，跟盒子一樣；床上掛着帳子。他一上床，就拉過被子來蒙上腦袋；房裏又熱又悶；風推着關緊的門；爐子裏噹噹的叫，廚房裏傳來嘆息聲——不祥的嘆息聲……他躺在被子底下，戰戰兢兢。他深怕會出甚麼事，深怕阿發納西來謀害他，深怕小賊溜進來；他就通宵做惡夢，到早晨我們一塊兒到學校去的時候，他沒精打采，臉色蒼白；他所去的那個擠滿了人的地方，分明使得他滿心的害怕和憎惡；跟我並排走路，在他那麼一個性情孤僻的人，

顯然也是不痛快的。

「課堂裏鬧得好兇喲，」他常說，彷彿要找一個理由說明他的愁悶似的。「真叫人受不了。」

「您猜怎麼着，這個希臘文教師——這個裝在套子裏的人——差點結了婚。」

伊凡·伊凡尼奇很快的瞟一眼穀倉，說：「您在開玩笑啦！」

「是啊，看起來雖然奇怪，可是他的確差點結了婚。有一個新的史地教員，一個名叫密哈益·沙維奇·柯瓦連科的人，一個烏克蘭人，給派到我們的學校裏來了。他不是一個人來的，而是帶着他妹妹華連卡一路來的。他是個高高的、皮膚發黑的青年，手挺大，從他的臉就看得出來他的嗓子是洪亮的低音，事實上他的聲調好像是從桶子裏發出來的一樣：「彭，彭，彭！」她呢，不怎麼年青了，年紀在三十歲上下，可是她也高，身材勻稱，黑眉毛，紅臉蛋——一句話，她不是姑娘，而是桃子，那麼生龍活虎，那麼鬧鬧閃閃；她老是唱小俄羅斯的歌，老是笑。只要人家稍稍的一逗，她就發出清脆的笑聲：「哈哈！哈哈！」我記得我們第一次認識柯瓦連科兄妹是在校長的命名日宴會上。在那些死板板的、特別沉悶的、甚至把參加命名日宴會也看做應公差的教師中間，我們忽然看見了一個新的艾芙柔黛特●從浪花裏鑽出來；她走起路來把兩隻

手插在腰上，笑啊唱的，跳跳蹦蹦。她帶着感情唱風在吹，然後又唱一支烏克蘭的歌，隨後又一支；她把我們，連別里科夫也在內，都迷住了。在她身旁坐下，露出甜甜蜜蜜的笑容，說：

「『小俄羅斯的語言叫人聯想到古希臘文的柔和和清脆好聽。』」

「這話中了她的意，她就開始動情的、熱心的對他講他們在葛嘉契斯基縣有一片田地，她的媽就住在那兒，他們有那麼好的梨，那麼好的西瓜，那麼好的 Kalok，●小俄羅斯人管南瓜叫做 kabak，管酒館叫做 shinki，他們用番茄和茄子做濃湯：「那湯可好喫啦——好喫極了！」

「我們聽啊聽的，忽然我們大家都想起了同一件事。」

「『把他們配成夫婦，那倒是一樁好事呢，』校長的妻子悄悄對我說。」

「不知甚麼緣故，我們這纔全都想起來：原來我們的朋友別里科夫還沒結婚；現在我們纔覺着奇怪：他生活裏這麼要緊的一件事，我們以前從沒理會過，事實上壓根兒也沒注意過。」

● 希臘的愛和美的女神，相當於羅馬的維納司；她在海裏誕生，從浪花裏鑽出來。——中譯者。
● 俄語：酒館。——英譯者。

他對女人的態度是怎樣的呢？他怎樣替他自己解決了這要緊問題？這以前，我們一點也不關心這件事；也許我們甚至不承認：一個不問甚麼天氣總是穿着雨鞋、睡覺總要掛上帳子的人能夠有愛情吧。

「他已經四十歲出頭了，她呢，三十歲了，」校長的太太接着說，進一步說明她的思想。「我相信她肯嫁給他的。」

「在內地，由於煩悶無聊的緣故，甚麼事沒做過！做過多少無益的蠢事啊！這是因為應該做的事卻根本沒有做。比方說，這個別里科夫，既然大家甚至不能把他想像成一個結婚的人，那麼我們有甚麼必要給他做媒呢？校長的太太啦，訓育主任的太太啦，所有我們高等學校的太太們，都變得活潑起來，甚至好看多了，彷彿忽然找到了生活目標似的。校長太太在戲院裏訂了一個包廂；嘿，瞧啊！華連卡坐在那裏面，搵着扇子，滿臉放光，高高興興；她旁邊坐着別里科夫，一個個個偻着的矮子，看上去好像剛用鉗子把他從他的住處夾出來一樣。要是我開晚會，太太們就堅持着要我請別里科夫和華連卡。總之，機器開動啦。原來華連卡也並不反對結婚呢。她在她哥哥那兒的生活並不很快活；他們不幹別的，卻一連幾天的爭論，吵架。這兒是一個典型的場面：柯瓦連科順了大街大踏步走着，他是又高又壯的漢子，穿一件繡了花的襯衫，一綵

頭髮從帽子底下鑽出來搭拉在他的額頭上，一隻手拿着一捆書，一隻手拿着一根有節疤的粗手杖；他的身後是他妹妹，也拿着書。

「可是你沒看過這本書，密哈益里克！」她大聲爭辯道。「我告訴你，我敢賭咒：你壓根兒沒看過！」

「我跟你說：我看過嘛！」柯瓦連科大叫一聲，把手杖在人行道上頓着。

「唉，我的天，密哈益里克，你爲甚麼這麼彀扭？要知道，我們談的是原則問題啊。」

「我跟你說我看過嘛！」柯瓦連科嚷道，聲音更響了。

「在家裏，要是有外人在座，那就一定會鬧到開火。她一定過够了這種生活，巴望着有自己的家了。況且，她的年紀也不小，沒有功夫來挑啊檢的了；跟甚麼人結婚都行，即使對象是希臘文教師也不礙。是啊，只要細細一想，就可以明白：我們的小姐們大多數都不管跟誰結婚，只要嫁出去了就算。不管怎樣吧，總之，華連卡對別里科夫開始表現明明白白的好感了。」

「別里科夫呢？他常去拜望柯瓦連科，就跟他來拜望我們這些人一樣。他去了就坐下，一

直那麼悶聲不響的坐着。他安靜的坐着，華連卡對他唱風，在吹，或者用她那黑眼睛默默的聽着他，再不然就揚聲大笑——「哈哈！」

「在戀愛方面，在婚姻方面，德惠總要起很大作用的。人人——他的同事和同事的太太們——開始向別里科夫堅決游說：他應當結婚了，他的生活沒有別的缺憾，只差結婚了；我們全都向他道喜，而且做出一本正經的臉色發表各種俗套頭，例如，「婚姻是終身大事。」●況且，華連卡又好看又動人；她是五等文官的女兒，她有田產；尤其要緊的是她是第一個待他誠懇親切的女人。於是他昏了頭，決定真的應當結婚了。」

「哦，到了這一步，」伊凡·伊凡尼奇說，「您就應該拿掉他的雨鞋和雨傘了。」

「您只要一想就明白：這可是再怎麼樣也辦不到的。他把華連卡的照片放在桌子上，不斷的來找我，談華連卡，談家庭生活，談婚姻是終身大事。他常到柯瓦連科家去，可是他一點也沒改變他的生活方式。剛好相反，他那結婚的決定好像對他起了有害的影響。他變得更瘦更白，好像越發縮進他的套子裏去了。」

「我喜歡華爾華拉·沙維希娜，」他對我說，露出淡淡的苦笑，「我知道人人應當結婚，可是——您知道，這件事發生得這麼突然——總得細細想一想纔成。」

「有甚麼可想的？」我對他說。「一結婚——就萬事大吉了。」

「不成，婚姻是終身大事；人先得估量一下日後的義務和責任——免得日後出甚麼毛病。這件事弄得我煩死了，我好幾夜睡不着覺。我得承認我害怕；她和她哥哥有一種特別的思想方法；您知道，他們對事情的看法是很古怪的；她的性子很野。結婚倒不要緊，說不定可就要惹出麻煩來了。」

「他沒求婚；他一個勁兒的拖延，弄得校長太太和我們所有的太太都煩惱極了；同時，他又差不多天天跟華連卡出去散步——也許他認爲這是在這種情形下照理該做的事吧——而且常來看我，談到家庭生活。要不是因爲鬧出了一場 kolossaler skandal，他臨了多半會求婚，因而造成一種不必要的、愚蠢的婚姻吧；在我們這兒，由於純粹的煩悶和沒事可做，照那樣結了婚的，正有千千萬萬的先例呢。」

「我得告訴您：華連卡的哥哥從認識別里科夫的第一天起，就討厭他，受不了他。

「我不懂，」他常對我們說，聳一聳肩膀，「我不懂你們怎麼能够跟那個愛進讒言的傢伙，那副叫人噁心的嘴臉處得下去。唉！你們在這兒怎麼住得下去呢？你們呼吸的空氣是悶悶的，不乾淨的！你們是導師，教員？不，你們是芝蘭大的小官兒；你們這地方不是學府，而是警察局，而且有警察局裏那股腐敗的酸臭。不行啊，諸位老兄，我在你們這兒住一陣，就要到我的農莊上，在那兒捉捉龍蝦，教教烏克蘭的小孩子唸書去了。我反正是要走的，你們呢，儘可以跟你們的猶大在這兒住下去——那個該死的東西！」

「要不然他就笑得流出眼淚，他的笑聲時而洪亮，時而尖細，他揚起手來問我：「他幹麼上這兒來？他要幹麼？他坐在那兒發獃。」

「他甚至給別里科夫起了一個綽號「蜘蛛」。當然，關於他妹妹打算跟「蜘蛛」結婚的事，我們迴避不談。有一回校長太太向他暗示到要是他妹妹跟別里科夫這麼一個實實在在的、爲大家所敬重的人結婚，那倒是一件好事；他卻纒起眉頭，嘟囔道：

「這不干我的事；只要她樂意，那就跟大蟒結婚也行。我纔不愛管別人的事呢。」

「現在，您聽一聽後來發生的事吧。有個促狹鬼畫了一張漫畫，畫着別里科夫打着雨傘，

穿了雨鞋，捲起褲腿，正在走路，臂彎裏挽着華連卡；下面綴着一個題名：「戀愛中的 anthropos。」您知道，這位藝術家畫得像極了。他一定畫了不止一夜，因為男子高等學校和女子高等學校裏的教師們、神學校的教師們、衙門裏的官兒，全接到一份。別里科夫也接到一份。這幅漫畫弄得他很痛苦。

「我們一塊兒走出了宿舍；那天是五月一日，禮拜天，學生和教師事先約定在高等學校會齊，然後走到城郊的一個樹林子裏去。我們動身了，他臉色發青，比烏雲還要陰沉。

「「天下有多麼歹毒的壞人啊！」他說，他的嘴唇發抖了。

「我忍不住爲他難過。我們走啊走的，忽然間——信不信由您！——柯瓦連科騎着自行車來了，他的後面，華連卡也騎着自行車來了，脹紅了臉，筋疲力盡，可是快活，興高采烈。

「「我們先走一步，」她嚷道。「多可愛的天氣！太可愛了！」

「他倆都走遠，不見了。別里科夫的臉色從發青變成發白，他好像化成了石頭。他站住，呆望着我。

「「天吶，這是怎麼回事？」他問。「我的眼睛會騙了我？高等學校的教師和小姐騎自行車，這種事合規矩嗎？」

「這有甚麼不合規矩的？」我問。「讓他們儘管騎他們的自行車，快快活活的玩一陣好了。」

「可是這怎麼行？」他叫起來，看見我平心靜氣，覺得奇怪。「您在說甚麼呀？」

「他心裏亂得很，不肯再往前走，就回家去了。」

「第二天他仍舊絞他的手，心不定的搓他的手，從他的臉色分明看得出來他病了，還沒到下學的時候，他就走了，這還是他生平第一回呢。他沒喫午飯。將近傍晚，雖然實際上已經是夏天，他卻穿得暖暖和和的，到柯瓦連科家裏去了。華連卡不在家，他發現只有她哥哥在家。」

「請坐，」柯瓦連科冷冷的說，繃起眉頭。他的臉上帶着睡意；飯後他打了個盹兒，剛剛醒來，心緒很壞。

「別里科夫沉默的坐了十分鐘光景，然後開口了：「我上您這兒來，是爲要了卻我的一樁心事。我煩惱得很，煩惱得很。有個不懷好意的傢伙畫了一張荒唐的漫畫，畫的是我和另一個跟您和我的關係都密切的人。我認爲我有責任向您保證我跟這事沒一點關係。……我沒有做出甚麼事來該得到這樣的攻擊——剛好相反，我的舉動素來在各方面都稱得起是正人君子。」